

自序

伊雷克·翰森

我八歲的時候，在家裡的車庫看到一根竹子，黃澄澄的有點古老，約一公尺半長。這根竹子或許是草耙的舊把柄，但是我從叢林電影中知道了它的用處。我用小刀把它的一端削尖，做成一隻長矛。

我們的家座落在路頭，兩側臨街，另外兩側的步徑上有高約一公尺半的樹籬，這道樹籬修剪得十分工整，非常濃密。我與三位姊妹就在這座房子渡過童年。有時候，我就帶著長矛守候在這道綠牆後頭，伺候隔壁的小傻瓜踩著腳踏車經過之際，我就一箭穿過綠籬，直穿車子前輪的鐵條；房子的前院有棵櫻桃樹，每當櫻桃成熟季節，我躲在綠籬後面的櫻桃樹上，對準路過的車輛或蹣跚的老人，進行單方攻擊。那些騎腳踏車或步行的，不久之後便知道，與我們家的綠籬要留下一道戰場空間。

綠籬後面，是雙親鋪的一片綠茵草地，佈置成一個美麗的花園。我記憶中有許多粉紅、鵝黃與潔白的罌粟花，嬌滴滴的頂在細細、毛毛與嫩綠的長莖上，此外，還種著金針花與各種蘭花。鄰居把不會開的蘭花交給我爸爸，大部分是洋蘭與忍冬花，我爸爸醫治這些花草，恢復它們的健康，種植在庭園角落陰涼處的舊浴缸裡。那些送花來的主人，有時過來瞧瞧他們的花，但是從未要回去過。一年一年的過去，蘭花愈來愈多，花色更加複雜，花朵早已溢出缸外，盆栽的蘭花之

林，快要佔領整個後院了。

浴缸旁有一株深紅色與澄色斑紋的格拉凡斯坦種蘋果樹，雖然沒有攀爬的價值，但是烤出來的蘋果派或蘋果醬卻是一流的，而且掉在地上的爛蘋果也確實是個好箭靶。有一天下午，我玩膩了蘋果，念頭便轉到茶叢上。眼看著茶叢變成一頭犀牛，我勇敢無懼的站著，將長矛深深地埋入犀牛發亮的皮革中，我收回長矛，像獵人一樣低著身軀——靜悄悄的，一動也不動，豎耳傾聽——然後，靜靜的匍匐往前院爬去。我的媽媽在前院舉行茶會，她故意裝做沒有看見我這隻在前院爬行的野獸。我先與一隻像眼鏡蛇一樣的水管戰鬥，在它背上狠狠地刺破一個大洞，然後，熊與獅相繼出現，在每次凱旋之後，竹矛上總會留下一個缺口印記；我興奮至極，繞著房子，越繞越快，看見東西便刺它一記。戰果豐碩，屍體累累。突然地，一隻碩大的公象擋著我的去路，迎面大步踏前來，這必然是一場大戰。這個景象，我在馬桶邊的一大堆「國家地理雜誌」上讀過，我若放過這隻大象，我便成爲狗熊了。我鎖定目標，使出吃奶力氣，長矛猛擲過去，一陣破碎玻璃及茶杯墜落之聲，緊接著幾聲尖叫，把我從叢林中拉回現實——剎那間，一群土著從背後追逐而來——我沒命的逃開，流竄到闖無人影的街道上。我一面閃躲停在街上的汽車，一面在群車中遊走，藏身在隔壁的地下室，直到落日才回家吃晚餐。那天晚上，我媽媽用心的聽我描述叢林的經驗、野獸與長矛的過程。我爸爸也了解我那打獵的傳奇，並且原諒長矛的過失，因爲我媽媽經常在我睡前講基督林的叢林故事給我聽的緣故。

一直等到廿五年後，在沙撈越的雨林，我才目睹真正的長矛，那種感覺，像面對面從會長手握著長矛的一端接過來一樣。